

王澈：写李芄澎

每次写李芄澎名字的时候，都有一种广阔的意象在脑中浮现，“李”是一个
人，“芄”是一片草木茂盛的旷野，“澎”是远处激昂拍打的水声。就像是一个
人站在或者坐在草木茂盛的旷野，目视的远方传来水拍岸边的声音。如果再在这个
意象上加一个时间段，应该是明暗交界时的黄昏时分，光线柔和明净，那个人凝
重的思索往下缓沉，不断地擦过植被和地面留下了斑斑驳驳的痕迹。这些痕迹对
于李芄澎来说是创作的动因。

从他名字入手的描述只是我对于他的绘画作品描述的一种类比方式，但看他的
画以及看他这个人，我最为直接的感受确实是这样的一个场景。回想起来，大概
是五年前八月的一个傍晚，我从北京开车办别的事情路过了李芄澎的承德老家，
一个非常标准的单元小区，房间被他的母亲收拾的很整洁，能感觉到物品被反复
整理的过程中，集体留下的“过手”温度，墙角的绿植有自己的架子，像一身装
束，架子的交叉衔接处被红色、黄色的水果包装网袋捆着，我想他母亲使用这种
有颜色的网袋充当捆绳，应该是系好之后可以蓬松开，像是开了的花吧。总之好
看，绿植有了自己的装束，体面起来，不像被约束着，反而有几分姿态，竟然
让人有了别样的情绪。那时芄澎正在创作一系列关于花架的作品，准确来说，是
跟人们日常的动作、行为留下的痕迹有关的创作。痕迹让一些现实物品往超现实
的意味上去了一点，但不多，这也是李芄澎把绘画放在的位置，不现实也不超现实。
不现实也不超现实那是什么呢？黄昏时明暗的叠加处吗？痛感和愉悦感共存
的精神状态吗？这个似乎不在语言表达层面上，毕竟人类还有感知层面、直觉层
面，因此绘画才有了意义和不能替代的一面。但可以用语言表达的是绘画中的
现实以及超现实，绘画一般不太喜欢太现实的表达，对于现实的再现摄影就能
解决，写生也能解决，李芄澎的画面里虽然基本都是来自于现实的事物，可以说很具象，
基本没有变形或者抽象它们，但这些具象的事物被他从现实中提取出来后却显
得有些抽象，画面会有一种不具象感，也就是不那么的现实感。让人们对于画
面上的客观事物有了异常感，异常感常常使人思考。这也是艺术家在表达自己情
绪和

感知的一个看着抽象的具象承载物。另一个是超现实，超现实首先基于现实，将多种现实并置在一起，尺度和空间的比例被改变，让人同时进入多个空间和现实中，类似三维到更多维的体验。显然超现实形式不在李芃澎的兴趣上，还是在现实之物上的那一层痕迹更接近他的绘画。

也只能说是接近，毕竟谈李芃澎的绘画是很难的，大多数只能描绘一种意象、来源，或者他绘画内核周边的问题，以此辅助理解其中，但艺术的美妙往往也存在于“秘密”的层面，甚至将“秘密”守护起来，不直说。那么我们就继续谈痕迹，事物因为有了痕迹就有了情绪，李芃澎开始做花架那批绘画时，应该有一种紧迫的情绪性，后来从画面中可以看出应该是那种终于明白了怎么去面对的饱满，为什么是终于明白了呢？因为之前一定存在割裂，比如少年时期的他一定觉得这种花架太丑了，无法接受包装网袋作为捆扎绳的方式，认为是混搭，认为不在某种秩序中等等。不去揣测了，但我想可能是这样，多年之后，再回到家里时看着依旧如此的种植方式，视觉首先和解了，心里也有了温度，那是一种父母过手的美，这种美暂且可以说是人存在于世界的痕迹。所有现实的事物、客观的物质从艺术家的视角看去，都是精神映射的载体，不再是事物本身的功能，变化成承载精神状态的地方，所以被绘画。

从家里的房间走出来，以这种心理和视角延伸到路上，延伸到自己生活的城市，李芃澎最感兴趣的仍然是黄昏的时间段，这个时候市政中的植物上彩灯亮起，店面的霓虹灯也亮起，一些路边的挡板开始反射来往汽车的灯光，留下了很多光斑。为什么是黄昏？为什么很多艺术家喜欢黄昏这个时间段？我也喜欢，我觉得黄昏是一个稳定的空间，不明不暗，不激烈，在色彩丰富的暗部底色中，光的层次夹含着某种意志、某种平衡……黄昏成为了艺术家选择事物的背景，首先是黄昏的，从黄昏出发，这里黄昏成为了一个动词，心理上的背景，也是自己的心里。李芃澎画面中的很多背景色，接近黑，那是黄昏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城市的灯光逐渐亮起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，一些彩灯披在了城市中的绿化植被上，有的还刻意地沿着树的结构安装，一棵发光树，一丛发光草，像一场瘟疫迅速在各个大小城镇中使用，我一度担心植物被电死。这些彩灯像一个植物架，李芃澎看

着它们有些不适，像小时候看着母亲扎起的花架一样，挺怪的，倒也不是不美，有些荒诞，有些情绪波动。这次的感受和之前的感受还是有些区别的，那就是作为市政的植物虽然被同样装束，并没有那么松弛，是一种相对紧张的管束，修剪的规规矩矩，装束的绚丽丽丽，沉默的本体淹没在了黑暗深处。

去年夏天的某个黄昏，我和李芑澎在青藏高原上沿着一个 4300 左右海拔的山腰向西散步，时常弯身捡起沿路的鹰毛，芑澎像一个鹰毛猎人站在山坡的光中，一种“欢迎光临”的感觉，高原的光很热烈，即使在黄昏也更有锋芒，地面的花草开始闪烁，芑澎的身体有了边界。一瞬间的静止和凝固就像一张绘画凝聚着许多视觉信息，因为光，将散步这一动态行为凝固在了一个时刻。绘画从来都不是一种线性表达，也没有明显的时间线，光的颜色、力度、形状落在事物上，落在空间里营造出一种视觉心理。也能让人注意到暗处。绘画中表达暗处的人都会突出光，光很强的时候，暗处的轮廓就会显现。李芑澎经常在傍晚开始在生活的城市游荡，他注意一些光，也像一个拾光者，比如进出小区门上亮着的“欢迎光临”，饭店高高挂起的“串”字，“黄焖鸡米饭”店最爱用的灯带等等这些和光有关的生活痕迹。对于一个画家来讲，外部的现实都是创作的材料、经验、图像，最终建立的是个人的视角，个人表达世界的角度，还有绘画的处境和意义。绘画不是因为叙事而产生的，在我看来它分为背景和主题两部分，画面的背景指向艺术家的经验、思想、情绪，画面的主题指向与背景产生共鸣的现实事物、场景。我看李芑澎的画时，凝视画面背景的部分多过主题，背景就是暗部，暗部作为观看对象的时候，对于主题的理解似乎迎刃而解。暗部不等于黑，是色彩间的平权，是艺术家细腻、敏感那一部分的体现。

盯着暗部看的久了，似乎能听到一种滋滋声，李芑澎在工作室创作时，音响里经常放着自己做的声音，声音像游丝在空气中晃动，有的粗一点，有的细一点，经过画面的时候被他的画笔夹杂着颜料摁进了画布中。李芑澎有点轻微摇滚，微微朋克，音乐一直是他的爱好，准确来说是声音艺术，对于个人情绪和状态的表达上，绘画是静止的，声音做些动态补充。这次展览中加了这一部分，也是还原一种创作环境，同时在听觉和视觉中将观众放进李芑澎的艺术之中。

2025年2月19日